無論是接送上下班還是特例開放餐廳滿足妳的味蕾之類等等，在他眼裡彷彿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甚至還能一臉理所當然的說只是『順便』，可不算笨的妳早就發覺妳跟李澤言的關係日漸微妙，曖昧的情愫不斷昇華，與他之間的緋聞更是流傳在彼此兩家公司之間，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。

先來說說妳家員工，各個是催促妳跟李總趕緊成對，巴不得把自家老闆娘拱手讓出，說不定還有加薪機會；不過華銳那邊的就沒那麼親切了，在那群女員工眼裡只要還在華銳上班一天，那就有攀上總裁夫人地位的機會，只可惜這個妄想被某一天冒出來的妳給阻饒了，搞得妳每次去匯報的時候都要被折騰人的視線戳傷，使得本來的告白拖延至今都還未說出口。

唉，說了這麼多，其實也不是會怕那些感覺會咬人的小姐姐，就怕一切都是自己的自我感覺良好。

畢竟妳還沒遇過會把心上人往死裡懟的對象。

「別用那種蠢表情看我，白癡。」正在檢視企劃案的男人嘆了一口氣說。明媚陽光透著男人背後的落地窗，將他的俊顏增添幾分柔和，簡直就是一幅好看的佳畫（當然除了那張懟妳的嘴以外）。

「啊……誰、誰要看你啊！」這男人真的長得太好看了，所以妳確實盯著他英俊的面容盯傻了。可因面子關係隨即紅著臉撇開視線反駁，見狀李澤言挑起眉，看起來似乎有那麼點不滿，然後從那張高級辦公椅上起身走到妳的面前不發一語。

「李澤言你——」妳警覺性的往後撤離，砰的一聲撞上身後的門板。才想開口問他要做甚麼時男人的大掌便掐上妳的雙頰，不用多想妳也知道現在的表情有多滑稽，不過李澤言根本不在意，畢竟妳在他面前做過的蠢事實在太多了。

「妳……」搶先開口的是李澤言，他的表情欲言又止，深邃的眸裡竄過一絲深情。妳睜著大眼望著男人，心臟不受控制地狂跳，撲通撲通的聲響在耳膜邊迴盪，而詭異的氣氛與過近的距離不免讓妳產生對方是不是要告白的假想。

「是不是胖了？臉頰好肉。」他停頓了好一陣子後說。帶有薄繭的指節揉捏了妳的臉頰肉，緊緻彈性的觸感讓他有些著迷，而嘴角的弧度極淺，被惱羞掩蓋的妳根本沒有注意到。

冷靜，女人，妳要冷靜。

於是妳忍著想把高跟鞋脫下敲他的衝動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：「對，我是胖了，謝謝總裁近期的抬愛，最近還是別約了吧。」

「喂，妳——」妳才不管投資方明顯還有話要說的樣子，反正今天的企劃案也沒啥問題，不如就直接走人，然後一個轉頭把頭髮甩在他的臉上開門走掉，獨留那位臉黑掉的男人思考自己是不是說錯了什麼。

嗯，顯然他並不清楚妳在賭氣什麼。

手機瘋狂響起的鈴聲只是李澤言認為妳無理的代表，還抗議到妳都回公司了還是一直在響，最後索性開了震動發出一則動態消息。

＊

〔肯定是脂肪矇蔽了我的內心！從今以後不愛了！累！〕

周棋洛:唉唉唉～脂肪也矇蔽了軀體，讓我動不起來啦！
白起:脂肪要怎麼遮眼？
李澤言:幼稚。
悅悅:誰叫老闆最近都去吃Souvenir，前陣子打卡打的這麼開心，現在報應來了吧～
許墨:累的話找我說說，我在。

去你的澤言，再見了澤言，竟然還敢來朋友圈撒野！
就偏不接你電話偏不回你訊息，你奈我何！？

「讓我猜猜，是不是心上人又慰妳了。」女性的嗓音喚回了妳的神智，同時也將一杯熱咖啡遞於妳的辦公桌上。其實妳對李澤言的心意並沒有明說，幾乎都是別人嘰嘰喳喳的八卦，但這種事情可瞞不過從小就看妳長大的安娜，於是妳偶爾還是會找她傾訴。

「是呀，但老早就習慣了，其實我更生氣的是自己自作多情啦。」妳啜了口咖啡說，有些苦澀的口味正巧是妳現在矛盾的心情。

「怎麼會？」安娜反而笑了出聲，一臉妳多想的表情:「公司樓下有台眼熟的轎車呢，我看明天又有八卦傳講囉。」

「欸？欸欸？」聽聞妳連忙起身想往窗戶望去，可熟悉的身影早就站在部門門口，而同事們的驚呼與討論讓妳隨即回過頭:「李、李澤言？」

他稍微環視了周圍，不過幾秒便尋獲了妳的蹤跡，隨即邁開腳步往妳走來。本來還吵雜的談論聲戛然而止，身旁的安娜姊也停格在準備啜飲咖啡的動作，妳抬頭望了時鐘，發現秒針不再走動，整個空間只剩下妳跟李澤言的時間正常流逝。

「我倒想看看是誰給的膽子，讓我話還沒說完妳就溜走。」男人停步在妳眼前僅有五公分的距離，有些甜甜的味道從李澤言身上傳來，他雙手抱胸，那是等待妳給予解釋的動作。

「……是、是脂肪養肥了我的膽。」妳知道男人正盯著妳，但反骨的個性加上心虛偏不抬頭與他對視。妳十分糾結他說妳胖的句子，握緊拳像個做錯事但又不想認錯的孩子，卻沒發現他其實對妳嚴苛嘴毒但同時也對妳非常包容。

「……白癡嗎妳。」他嘆了一口氣，還是深深地一口氣，是發自內心覺得妳真的是白癡的那一種氣，惹得妳又想頂嘴。但才剛抬起頭便有一片溫暖覆蓋上妳的唇瓣，瞬間妳的世界也被靜止，只是愣著眼看著李澤言有些不捨得結束這個吻，清了一下喉嚨後開口。

……我相信妳還有點智商，應該能明白我是什麼意思。
另外沒有我的允許不準妳擅自說不愛，笨蛋。